

集 後
貞 七 女 五



武俠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三十一】

第一百五十七回

金山寺和尚親授藝

小蜜蜂兄弟巧相逢

詩曰

財色兩個字

陷身萬丈井

前頭人失足

後面人不省

點鐵爲黃金

指山作白玉

更將砂變珠

未滿人心欲

這首歌是最樂篇上青陽師的警世歌二十二首中之二 草草四十字 足以使人深省 非等閒之文可比 這首歌念罷 書接前文 且說宋起被困店中 平空來了個人把店飯錢全候了 跟着這人又過來 一進門向自己倒身下拜 口稱兄長 他自己好生疑惑 遂說道 尊駕不要認錯了人 那人眼含痛淚道 你是把一奶同胞的胞弟想死了 我是宋旺 難道兄長不認識小弟了嗎 宋起細看了看 見他面上有三顆紅痣 這才認出來 果然是自己的親胞弟 宋起不由得也痛淚交流 弟兄大哭了 陣 宋旺想起剛才跟夥計說的話 認爲自己跟兄長開玩笑 現在痛哭起來 若是教店裡聽見 又起疑心了 弟兄二人止住了悲聲 宋旺道 請哥哥到小弟屋中以便細談 宋起便到了宋旺屋中 宋起一看情形 比自己可強的多了 不止於衣服齊整 並且還住了兩個屋子 教自己在外面屋中迎面的椅子上坐着 宋旺向屋裡道 你出來拜見大哥 只見屋內答應了聲 聽見了 跟着門帘一啓 從屋裡出來一位女子 宋起本是探花賊出身 一見了女的 不由得就往人家身上看 別說長的好的姑娘媳婦 他是死看 就是平常的婦人 他也得多看兩眼 這倒不怨他 因爲生來的一雙桃花眼 看見婦人別管好歹 這時一打量這個女子 長得千嬌百媚 可是帶着一派貞烈的情

後集 五女七貞 【卷三十一】

二

形令人起一番敬愛之心 宋起不由得把頭低下 宋旺遂說道 這是我胞兄 我沒有至親的骨肉 就是這個哥哥是我的近人了 那女子向前給哥哥叩頭 宋起急忙站起還禮道 弟妹不要多禮 作哥哥的不虛材 竟混到這種情形 應當給弟妹預備些見面禮才是 如今空咀說空話 只好往後再補 那女子拜罷起來 向宋起道 哥哥說那裡話 我們又不是外人 何必客氣呢 當時宋起聽弟妹說話又大方又和婉 遂向宋旺說道 你居然成立家業 哥哥我還是飄流各處 沒一點長進 真是萬分慚愧 兄弟你這些年在何處棲身 作些什麼事呢 宋旺嘆息了一聲 把自己的事 以及成家立業的情形 全說了一遍 原來他們弟兄從十幾歲就各奔東西 宋旺自己是極有志氣 總想着投名師訪高人學些本領 將來也好求功名富貴 無奈雖有這種思想 不能稱心如願 輾轉拜在了王凱的門下學了幾年藝 武功雖不怎樣 可是學了幾種火器 能打噴火筒 放火箭 製造火器非常巧妙 後來因為見王凱也成不了大器 若是跟着他 將來難免蹉跎混水 便藉着回故鄉找兄長為名 離開了王凱 自己那是回家 不過是假託措詞而已 飄流各處 到處為家 不覺又是三四年的光景 像宋旺又沒有親戚 又沒有朋友 那能就登上脚步呢 不過是遊蕩江湖 不過並不為非作惡 所以那幾年情形非常艱難 趕來到了江南鎮金山寺一帶 見這裡的風景清幽 山青水秀 人物全是秀麗非常 便留戀着不肯離開 後來聽說這寺裡的神醫羅漢度善長老 是一位得道高僧 有極精妙的武術 這位度善長老在金山寺二十年救人無數 凡危難入症 只要求到度善長老面前 定然要盡力的給醫治 可是心不虔誠的 別打算求動了這位長老的心 這一來更驚動了江南各處的人 全知道金山寺有這麼位高僧 真有相隔千里來求度善

長老治病的好，所以金山寺江邊每天總要停着幾條船。這麼婆心救世有十幾年的工夫，長老
是始終如一，絕無絲毫的倦容。並且每天還要教授寺中徒弟的武術。自己也倒是教出兩個
徒弟來。對於不甚重的病，全教徒弟治。後來長老一看這情形，自己再想不辦這善舉全不行
了。並且怕將來善心落不着，反倒落一片怨言。因為這種事越傳揚越玄，人們全知道了。
簡直拿長老當了活神仙。連北省人全知道了。每天從早晨至晚上治病的人不斷。若是按
着來的先後治，就有病重的不願意等候。因為廟中不斷的有官宦人家，整千整萬的佈施。就
有說對有錢的人另眼看待，沒錢的就得多等兩天。那是治病來，簡直是找病來。度善長
老聽到這種話，便爲起難來。後來長老想法子按照自己數十年的經驗，配製出藥來。問
病施藥，便不用看脈治了。從此概用施藥救人。這一來省心而又省力。宋旺來到金山寺，聽
到老方丈這種情形，便決意想投到老方丈門下爲弟子。這種心意雖然有了，可是沒有機會。
怎好冒然登門拜師呢？並且人家也不肯收留。可是老方丈這時正廣收門徒，親傳武術，
把少林門下的弟子，全教的個個武藝精通。宋旺更一心要拜在老方丈的門下，趕到來到金
山寺，差不多有半的光景，自己實在找不着機會。每天便在那寺院的后牆外，一顆松樹
上，偷看寺院裡面的動靜。宋旺找的这个地方還是真好，可以看見老方丈教武術的地方。
是寺內的東跨院，靠東邊正通廟外大牆。這道院子足有四十丈長，二十丈寬，只北面有三
間殿。殿前是三尺高的月台，前面就是練武的場子，細石沙子鋪地。月台東西擺着兩行兵
刃架子，各樣的兵力全都有。以及下三門什麼樣的暗器全有。自己雖則見過各種暗器，可
是沒有這裡這麼全。宋旺在這裡真是特別的開了眼。每次到這時，老方丈准准的在這裡看

着弟子們溫習功課。老方丈先看着會武功的弟子們練，再教那新學藝的弟子們過完了拳，再練兵刃。然後再練各種暗器。趕到這幾種功夫全練完了，幾十名弟子向老方丈行過禮，由那有年歲的僧人領着退出這座院子。趕到徒弟們走了之後，天已三更，便又來了十幾名年歲較大的，他們到這裡參拜了長老之後，全不像一先那些徒弟們練拳練兵刃，也不像先前那般教法。這十幾名弟子，不是練掌力，就是練指力，調呼吸練氣，全是有丁成效的情形。決非初學乍練者可比。全有十年八年的功夫。當他們練功夫時，長老全是親自詳細指點教授，毫無絲毫倦容。這種功夫練到半個時刻，差不多長老全親自指點到了。然後才走，留下弟子們自己在這練。他們差不多得練到四更天才走。每天夜間全是這樣。偷看教授武功的宋旺，最高興是自己有一分希望。因為長老這些徒弟，不盡是本寺的弟子，內中有一少年是俗家。宋旺心想，長老若是盡教的是本寺的弟子，自己算一毫指望沒有。他這裡既有俗家的弟子，自己就有指望了。雖則沒有機會，也可耐着性的等候時光。總能有如願之時。宋旺看到長老教的武功深奧，投師學藝的，這般懇切，遂節省着飯費，每天必須到大殿拈一股香，燒香時暗中禱告着神靈，保自己得蒙收錄。燒完香就走，也不與看大殿的人說話。日子一常未免令人注意。有僧人問他為什麼天天來燒香，你求的那麼早。江中的渡船就能送你進來嗎？宋旺道：我是爲母親的病許下的願。給佛爺燒一百天香，所以天一亮我就到了。渡船頭一躍准把我送過來。金山寺是最大的廟場，規矩極嚴，山門極緊，雖是佛門善地，也防備怕有賊人偷盜等情，所以不敢稍微鬆懈。宋旺的情形可疑，就有人暗中稟明了長老，爲是免得出了意外。長老便暗中看了宋旺一次。那本是有道的僧人，一

看就知道不是惡人 便不教門頭僧攔阻他 宋旺每天早晨燒香 晚間看長老教徒弟練功夫 一恍就是一個多月的光景 廟中練武有准時候 這天晚間又看裡面練武 趕到把那班新徒弟全教完了 打發走了之後 不多時練的稍有成效的徒弟們全來了 各自練習硬功 以及各種氣功 最後長老向徒弟中兩個年歲稍長的問道 你們練的踢木椿的功夫怎樣了 兩徒弟齊答道 我們已經練了百日之功 大約在與人家動手時 不致教人家比較短了 這奉全是恩師之賜 長老笑道 你們好大的口氣 就練了這點小技 就敢說與人家動手不致比下了 據爲師看你們還差的多着呢 那兩個徒弟說道 師傅不是我們說大話 我們想人的四肢 就讓是結實 也是血肉筋骨長的 總不如所踢柏木椿結實 弟子現在練給師傅看看 長老笑囁囁的點了點頭 隨即令二人練來 兩個徒弟到了西牆下現弄了四顆木椿 全有四寸圓經 兩人用錘向沙子上釘了下去 然後離開木椿有四五尺遠 把身形站住了 這兩位弟子一亮式 在暗中看練武的宋旺 就知兩人要施展彈腿的功夫 他們這是佛門外家 當然是少林彈腿了 這時只見兩人的身形移動 把招數施展開 宋旺功夫雖不怎麼好 可是行家 對於別人的好壞 可看的出來 見這兩個人的脚力發出來 跟掌力劈出去 確真功夫 你道 彈腿不是就練的是腿嗎 怎麼還講究掌力拳力呢 諸君不要誤會了 彈腿是重腿力 可是也有拳術 別管是少林彈腿 教門彈腿 全是一樣 不是淨練足力 照樣也有拳術 假若是只有腿力 那麼動手時人家奔上身打來 你施展的是彈腿的功夫 就只好用腿去接招了 沒有別的 就等着挨打吧 所以彈腿是重下盤的功夫 可是也照樣有拳術 閒文不佷多說 且說這兩少年走到彈腿第四式上 已欺身到木椿前 兩人是一左一右

左邊這個人用了式鴛鴦腿 上身斜着往右一轉身 偏身過來 右腿往外一踢 克查一聲 把頭一顆木椿踢折了 跟着一翻身左腿又踢出去 第二顆又折了 第二次力量稍差 木椿折了個斜碴子 長老看着暗含着笑 暗中偷看的宋旺暗暗佩服 自己心中十分的羨慕 心想 我空練這幾年的功夫 小巧之技倒還對敵着 講到真工夫上一點沒有 看人家年歲比我還小 已經就練到這麼純的功夫 看起來還是得名師傳授 要盡指畫自己下功夫 簡直是白費 宋旺暗中佩服不提 這時再看左邊那個徒弟時 也施展彈腿到了第四式 是金龍擺尾 毒蛇入洞 身形一轉用左腿一縮一伸 已把第一顆木椿踢斷 跟着這位弟子又把第二顆木椿也踢斷了 長老向兩人點點頭道 還算肯用功夫 這兩個徒弟見師傅已有贊許的話風 立刻向師傅說 您這總算沒對這兩個徒弟白下辛苦 我們是黑夜白日的練才練到這種情形 弟子想若是活人的腿反正不能比木椿結實了 長老便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 恐怕未必吧 你們往後不要再說狂言 這是在為師面前 若是在外面說這種話 就許碰了釘子 那兩個徒弟一聽師傅又說自己說話有不當之處 未免心中有些不高興 遂向長老道 師傅 據我們想能够把功夫練到這裡 要是還以為不行 那豈不是白下了功夫 讓師傅說應該練到那裡才算行呢 長老道 你們也別不服為師的話 你們練到這裡 就以為是行了 其實還早着呢 你們看那西墻下那顆練踢椿的木椿 比較你們所踢的怎樣 兩人搖頭道 我們不敢拿那顆椿作模樣 再說那椿也不是練彈腿所用 那練排山掌擠撞力的 怕是很細的撞活了 又得重按重打 這師徒說話的工夫 宋旺暗中一看 他們所說的西墻下有個掌合指粗的一顆大木椿 宋旺知道是練習掌力 推按擠靠種種力量用的 非常堅固 若

是用力想把他踢折了，真是太玄了。不提宋旺暗中思索，這倒是個開眼的地方，自己沒會遇到這種高僧，那會看到練這種神功絕藝。當時忽聽長老向兩名弟子道：「你們以爲你們的功夫全練到家了，爲師也不便用言語來駁制你們，你們纔爲師來。」說話間來到了那顆木椿前，長老用手一指那木椿道：「你們二人看這木椿得用多大的力量，可以把牠踢折了。」兩人聽了搖頭道：「我們估量不出這顆木椿得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把他踢折。」據弟子們看來，沒有千斤的力量，休想動他。長老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貧僧不是說句狂言，像你們兩人要是把他踢折了，在江湖道上還不能保定了不栽跟頭。你們不度德不量力，方得着武功上一點皮毛。若是目空一切，豈不可笑。長老見兩人緊靠着木椿站着，遂說了一聲：「你們閃開了。」那兩個徒弟往旁一閃，長老猛然一場身，成爲老子坐洞式，隨用左腳點地，右腳一個盤旋，把身形矮着轉了一週，旋風腿往木椿上一掃，克查的一聲響，那木椿竟從離地一尺許掃折。長老這一把木椿掃折，兩個徒弟便全跪下。那一旁站的幾名徒弟等全是驚服長老的神功，不由得全隨着下拜。牆外偷看練功夫的宋旺，不由得驚得嘿了一聲，只顧暗中替人家使勁。可已忘了是在樹上偷看了，自己一失腳，險些沒摔下樹來。這一動不要緊，樹枝嘩啦嘩啦的被自己碰落了好些葉子，不禁暗暗着急。那知長老早就看見了，長門大徒弟智慧聽見牆外嘿了一聲，遂喝問什麼人。長老抬頭無意中往牆外看了看，向大徒弟智慧說了聲：「你不要疑心，我們佛門淨地，還怕什麼賊盜嗎？你去把爲師的方便剗取來，爲師再給你們練兩手。」索性教你們長長見識。大徒弟聽了老師的話，立刻轉身奔大殿走去。宋旺暗自慶幸，這真是萬幸，自己未被人看見。若是被他們看見，說不定就許教人家當賊一般的。

捉了去 那時有冤無處訴去 想着忽聽背後刷啦樹枝一陣響 方要回頭看時 早被人家抓住 自己好歹還有點功夫 隨即轉身掙扎 這時便聽那人說道 你敢掙扎 要你的命 宋旺一想 倒是不差 自己在樹上 要是一掙扎 人家一抖手 把我往地上一推 就是不死也得受傷 好在自已也不是殺人放火的強盜 倒要看看能把我怎樣了 索性也不言語了 覺着人家非常的力大 抓着自己的腰帶子和背上的衣服 立刻把自己捉了起來 宋旺明知再掙扎也是白費了 那人一翻身 落在了下面 宋旺被人家提着飛身躍上了廟牆 宋旺這才知道是廟裡的人 心想 這人這麼大力量 一定是度善長老 了自己便閉上眼任憑他擺置 不料被提着又走了沒有幾步 覺着被人家放在地上 還算好 並沒用力往地上摔 及至一抬頭 見自己被放在了月台上 當時宋旺也不敢起來 可也不敢逃 耳中聽得上面有人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你起來不要裝作這種無賴情形 宋旺翻身爬起 趕到抬頭一看 只見自己是被那位大徒弟擒了來的 那位長老坐在月台上面 兩邊站着的是那幾名徒弟 宋旺趕忙向上叩頭道 老師傅多慈悲弟子 弟子不是作惡爲非的人 長老道 你快念緊說實話 你來到我這寺中想盜什麼 還有幾個同夥 全在那裡隱藏 從實說了 老僧不你年幼無知饒恕於你 你若是一字虛言 老僧是佛門弟子 我這金山寺是佛門善地 有便把你怎樣 只好把你送到當官 按國法處治你 說不說在你了 宋旺一聽 心說 要是把我往衙門一送 我羞也就羞死了 要是真作了大案也可以說 任什麼事都沒作 先落個賊名 可冤死了 當時宋旺惟有連連叩頭 遂說道 弟子實是好人 沒作過絲毫惡事 長老冷笑說道 你既是好人 請問你晝夜之間來到我這寺內 伏身在樹上是什麼心意 宋旺

連忙叩頭道：老師傅若問弟子，弟子說出來。老師傅未必信，可是就讓弟子死在恩師的面前。這也是算見着了老方丈，也足以了了一生之願。長老早就知道宋旺是爲自己來的，故意向宋旺說道：你只要把真情實話說了，貧僧定然竭力的慈悲你。你若是一句謊言，貧僧就不便再問你了。只有把你送到當官，聽憑國法處治了。宋旺是實話實說，遂把自己如何一心要拜長老爲師，願跟老恩師學一身藝業，練幾手功夫，也不枉我來到金山寺一場。長老向宋旺道：你既是一番誠意而來，可要知道練武的難處，欲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想在貧僧身邊學藝，沒有堅忍卓絕之心，休想練得出來。你既然是想成名露臉，那倒是一件好事。但是要入我門戶中，只怕受不了我門戶中的規戒。你既然投師學藝而來，沒懷着作惡之心，貧僧也不便再究問了。你趕緊的回家去吧。年歲輕輕不必在外飄流。長老這一往外開發，宋旺隨即向長老道：老師，弟子心意已決，恩師不收留弟子。弟子決不出金山寺一步。長老道：你一心想拜貧僧爲師，貧僧也倒想收你爲弟子。只是你是否有恒心，貧僧尙不能知。你若是把心意堅定了，能够受苦中苦，方能得到人上人。宋旺道：弟子心意已決。只要恩師肯收留弟子，不論是受怎樣苦，弟子決不能有一字怨言。長老點頭道：爲師念你一片虔誠之意，若是再不收留於你，未免顯得爲師太以絕情。爲師先把入我門戶的規矩說與你。我們這金山寺內，僧衆達五百餘人，每天依着佛門戒律來管束門下弟子。內中俗家弟子也有數十名，每天要在鷄鳴時而起，隨着本寺中的徒衆操作。所有雜務的事，全是作弟子的幫同操作，不得稍有脫懶之情。你們要有絲毫脫懶之情，若是被爲師知道了，定要逐出山門，絕不客氣。宋旺忙答道：恩師只管放心，弟子決不存脫懶之心。恩師

你就收錄弟子吧 長老當時便答應了 宋旺跪倒給長老叩頭 長老把宋旺收下 然後向自己的大弟子道 明日夜間你們把香燭供品 全預備好了 令你這師弟拜師 受門戶中的規戒 大徒弟答應了 赶到第二日夜間 已經把祖師的神位供好 把香燭供果全擺好了 隨即向佛祖的神座前叩拜 然後令宋旺把香重拈上一支 向佛祖前叩拜 長老向宋旺道 你既入我門戶 應存向上之心 凡是本門規戒 全要好好遵守 本門中以佛門弟子論 須戒殺盜淫妄酒 可是你雖則是俗家弟子 也應當力持五戒 倘若違犯 以本門的規矩來懲治你 宋旺把師傳的規戒 全都領受了 長老遂叫宋旺每天隨着徒弟們一塊兒練習功夫 因為投入師門太不容易 所以晝夜加苦功夫的練 一恍就過了有三個月的光景 宋旺對於恩師面前殷勤盡弟子之禮 不論操作多累 也沒有一點不悅之色 絕不以吃辛苦勞累為意 每夜隨着一班師兄弟們練功夫 真是盡心的練 師兄弟們全練完了 自己還得練半個時刻 赶到師兄弟們全散了 宋旺必須把場子裡收拾清潔了 才去睡 這樣日子一長 長老特別注了意 暗暗的考察他這份勤苦耐勞的情形 以及素日所教給他的功夫 全能夠記着 並且還能够悟化過來所有武術中的秘旨所在 長老先想武學總算有了傳了 惟獨對於醫學沒有那麼聰明的弟子 如能把自己這點本領得了去 傳留後世 濟世活人 也算是一份功德 自己很是喜歡這個宋旺 聰明也有 耐勞的心也有 長老是一心想把這點醫學傳給他 又過了一個月的光景 這天到了半夜 長老把宋旺叫到禪房內 向宋旺說道 你來到為師這裡想學一身藝業 將來求取功名富貴為得是改換門庭 是不是這種心意 宋旺一想 師傳冒然向自己問起這些事來 大約恩師許是對於我將來的事注了意 恐怕把功

夫學會了一走 師傅落個白下辛苦 真若跟長老說 情願侍奉師傅的終身 當時打定了主意 遂向長老道 恩師 你不必掛念弟子的將來了 弟子來到恩師面前 不敢冒然向恩師請求 也不敢向恩師言語 弟子已是無家無業的人了 只有一個哥哥 尚不知流落到那裡 除我一人之外 並無他人 弟子願意皈依佛門 求恩師設法度脫 情願出家爲僧人 決不再貪戀功名富貴 情願服侍恩師白日飛昇 弟子那就算是了此心願 求恩師慈悲 給弟子剃度了吧 長老一聽宋旺的話 知道他是錯會了意 長老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 你這一片虔心 佛祖定然嘉惠你 當時長老一說這話 立刻面上堆起了一片笑容 宋旺向長老面前一跪道 恩師 多慈悲弟子吧 長老道 你先起來 聽爲師把話說完 將來的事任你自擇 爲師不便攔阻你 長老向宋旺道 你不要疑心爲師我想教你出家爲僧人 佛門弟子全都有夙因 非同兒戲 你只要懷善念就是了 與我佛門弟子無緣 不過與爲師遇合也非偶然的事 將來看你個人的福分了 長老說到這 宋旺道 恩師 莫非想不要弟子了嗎 長老向宋旺道 你不要疑心 爲師若有不要你之心 當初就不收留你了 爲師有一種心願 個人歷來是以醫治疾病救人爲念 因爲當年曾受恩師的傳授 這些年來救活的人無算 這種醫法雖曾傳給你師兄等 因爲他們全未得着其奧妙 爲師已經這般年歲 難道還把這醫道帶着走了嗎 我想你若能把我們戶口的武術精華得去 雖能成名露臉 但是沒有機會 雖有一身藝業 有什麼用呢 爲師想把我這點醫術全傳給你 將來用他行道 或是本肯佛祖之意 濟世活人 那時既可得着世人的敬仰 又可得享善名 豈不是一舉兩得 宋旺忙向長老叩頭道 弟子蒙恩師的慈悲收錄 弟子已經感師不盡了 恩師又要把

救人神錄弟子 恩師是一片成全弟子之意 只怕弟子沒有福 不能附恩師之志 弟子

不敢存那麼奢的願望 長老向宋旺道 你不要推辭 爲師知道你不敢辜負了我這一片苦心

只要你個人有恒心 不要半途而廢 只要你肯下苦心 成的了成不了不在你個人 那在

爲師這點目力 宋旺又給恩師叩頭 長老先把隨身所有的穴道圖全交給了他 隨向宋旺道

你要一心向這裡研求 把這穴道全記清了 那時提到那一宮那一穴 你全能說出來 那

才排成了 宋旺從第二日起 每日早晨練習武功 到了晚間自己在靜室專研究穴道圖 這

樣有二年的光景 把穴道圖全記清了 長老又把十三經 及脈訣等全交給了他 宋旺一心

的研究醫學 所以把長老所教給的醫書 全把他研究的非常精細 長老在金山寺裡 盡說

收的俗家弟子就有百八十名 連廟中的出家的徒弟們足有數百人 惟獨對於這個宋旺最肯

盡心的教授 便未免落了偏心之名 宋旺這一把醫學全學了去 旁人更加有些不忿了 時

空短不了有那不老實的弟子 就說長老偏心 長老只好裝聾作啞 趕到宋旺把醫術學成

長老因爲他雖把自己的醫術得去 可是沒有實地的經驗 將來仍然不敢伸手 便教宋旺每

日在寺中試診 先治些平常的病 凡是宋旺所治過的全都好了 長老漸漸的放了心 疑難

大症也教宋旺給治 長老一看果然成了 遂把自己修功德的事全教宋旺主持 只是長老落

的怨言日甚一日 全有意跟宋旺過不去 本來長老對於這個徒弟既下了這麼大的辛苦 自

然是想教他把自己修功德的事全承當了 可是這種修德積陰功 是長老的一份善念 那所

有的徒衆們竟自不體諒自己 把教宋旺醫學的事 認爲是偏心 長老對於這種情形十分傷

心 若是教宋旺再在廟中呆下去 早晚必要生出是非 鬧出笑話來 那時反倒令外人笑話

遂決意帶着宋旺遊玩各處 救人修功德 並且寺中早定了規章 凡是來求治病的 全是問病捨藥 遇上必須診脈服用藥的才治 自己就是下山 與寺中毫無妨碍 遂把寺中的一件事 全交給了大弟子管着 金山寺也是大廟宇 各處有各處的管理 決無紊亂情形 因爲這種原因 長老走着很放心 當時長老把一切事交派完了 向別的徒弟說是朝南海去 到各處訪高僧求解脫 寺中一切的善舉 交給監寺跟大徒弟認真辦理 不准變更 仍照舊法 長老帶着宋旺離開金山寺 這一路上作了多少功德事 救了多少性命 趕到了北省地面 走一處救許多的人 活人不計其數 漸漸把宋旺的名譽傳出去 竟得了賽華陀之名 長老十分歡喜 不過對於宋旺有些不喜歡的地方 他雖則也有善念 但貪戀紅塵的心太勝 往往給人家治了疑難大症 人家誰不想酬謝醫生 長老總是存着濟世活人之心 想着 一塵不染 盃水不沾才稱心 宋旺就不然了 對於施主們的供應 有意接受 這一來很教長老不悅 長老也知道宋旺與佛門無緣 自己不便勉強他 他已經得着自己的秘傳 足以濟世活人 也倒是自己一份功德善念 便想給他找一個永遠的地方 教他多積陰功 多行善事 倒也不在乎他出家不出家了 離出寺有一年多的光景 這次來到蘇州府所屬 武家屯地面 師徒二人在這一天無意中見一家門口帖着一張紅紙的招帖 宋旺見上面寫的是 本宅主人因爲病久未痊 孝女秋霜許下洪願 只要有人能把父親的病治好 情願以終身相許 長老看了這招帖 不禁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 宋旺便揭了下來 向恩師道 我們結這個善緣吧 長老諄了一聲 沒說什麼 心裡可大大不悅 暗說你自己雖則沒出家當和尚 可是總算佛門弟子 決不該這麼一點不避忌 當着我的面前 就這麼放肆 足見你的塵心

未退 當時長老可始終沒說什麼 任憑他各辦理各行已是而已 宋旺一揭這個帖早有人迎接着往裡讓 師徒二人到了裡面 只見宅子很講究 長老因問這宅內主人是誰 你道 這是何人的住宅 原來是武文鳳的家裡 這病人正是武文鳳的兄長武文龍 自從上次趙壁請武文鳳出世破趙家溝 那時武文龍正鬧着寒腿 正在不能動轉 後來一着急 上至泥丸下至湧泉見了痛汗 當時寒腿竟會好了 自己多年沉痾 竟會痊癒一旦 自然是喜歡的別提 那知雖則是好了 總不能像平常人 禁不得勞累風寒 到了交冬時節 因為家裡的事連着急帶受風 寒腿病竟又犯了 這回一犯 可較從前厲害 連動轉全不行了 這一來武文龍在炕上那會不着急 自己的老伴兒早死了 所幸膝前有一女兒名叫秋霜 年已及笄 生得非常俊俏 又安靜又沉穩 對於老爹爹的病十分担心 請醫生診治了些日子 竟沒有效 秋霜希望爹爹的病快快好了 自己的歲數也大了 婚姻尚未訂 所以十分憂愁 後來武文龍的病簡直是無法治了 自己急得恨那治病的先生沒有好人 罵人家只會騙錢 不會給病人治病 秋霜在旁勸解着 後來武文龍的病更厲害了 這一來秋霜可受了制了 自己整天的哄着老爹爹 可也擋不住武文龍罵街 急的秋霜什麼願全許 只要老爹爹病好了 自己替了全願意 可是這病非比別的 只有沈重沒有減輕的 這天因為一點閒事勾起了武文龍的脾氣來 自己盡說的反正不說穩的話 後來竟把自己的病歸罪到別人身上 說是別人故意把他氣死 為是獨霸家產 因為自己沒有兒子 人家有兒子的帶着兒子躲了 為是把我急死 好把家業獨吞了 秋霜一聽不好 這話要是教叔父們知道了 必定鬧起家務來 那一來把好好的一家人鬧個離心離德 那如何是好 但是自己對於父親又不能過分

的勸解 萬般無奈 這才提筆寫了這麼一紙招帖 說明只要有人能够把父親的病治好了 情願給人家做妻妾 那紙招帖出去 可怪始終沒有人來揭 按說歷來凡是以女子作爲酬報 就沒有不貪圖女色登門來攪擾的 因爲武文龍兄弟武文鳳 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轟天雷武震 全身武藝 力大無窮 在鄉里中沒惹過事 可是也真不怕事 若有敢來攪擾他們的 那不是太歲頭上動土 老虎口中拔牙嗎 所以武家貼出這種招帖 別說鄉人不肯 也不敢起別的念頭 若換在別人是非可就多了 這些閒文不在話下 且說這日宋旺跟長老來到武家屯 把俠女武秋霜的捨身求名醫救父親的招帖揭了 有武家的家人把師徒二人請進了客屋 往裡一回稟 武文龍不知道女兒辦的事 遂向家人說道 誰教你們往家裡拉和尚 你們也太太大胆了 家人還 大爺 你別跟我們着急 我們那敢擅自作主 這是小姐教辦的 武文龍睡了家人一口道 胡說 我女兒是規矩姑娘 那能教你們往家裡拉和尚 你們這是胡說八道 我是不能動轉 你們是誠心氣死我 去 連和尚都給我滾出去 這裡正在着急 秋霜聽見父親屋中又吵起來了 趕緊過來 一見父親又跟下人着急 當時不敢不順着父親的心意 遂向下人道 你們怎麼這麼不知好歹 又教老爺子着急了 那下人道 我們那能不知道老爺子是病着 無故的教他老人家着急 因爲小姐貼了那紙招帖 總沒有人應招來給主人治病的 好不容易今天有人揭了 我們進來稟報主人 想不到主人說我們往家裡拉和尚 秋霜一聽 暗說我 命也算苦到家了 因爲父親的病 捨身救父 不想把醫生盼來了 竟是出家用和尚 要是真把父親的病治好了 自己終身是給人家不給呢 若是給人家 難道自己嫁給和尚嗎 若說是不跟人家 招帖是自己寫的 焉能那麼不顧信義呢

自己一陣爲難，不由得落下淚來。武文龍不論怎麼着急，也有疼女兒之意。當時向秋霜說道：「好姑娘不要爲難，你有什麼話只管說。」秋霜往父親面前一跪道：「這件事實在是女兒之錯，因爲見父親的病不好，所以才想了這麼個主意，寫了一紙招貼貼在門外邊，寫明有人給父親治好了病，情願給人家做妻妾，說到這裡，底下的話不敢說了。」武文龍皺了皺眉頭，道：「可憐你一片孝心，爲父的也不便責備你了。」說到這略一思索，遂向秋霜道：「傻丫頭起來吧，就是出家僧人也不妨事，爲父的難道還怕他嗎？要是給爲父的把病治好了，不怕我們多給他佈些錢財，他若想別的，一個出家人不守清規，那可恕不得我們不通情理了。把他打出去，難道我們還怕他們嗎？」說着又向家人道：「去把和尚請進來，家人一聽這可好，還沒治好了病，就按心打和尚，這個老和尚是自找晦氣。」秋霜跟出來囑咐家人道：「不要那麼蠻橫，若這麼無情無理，太以的教人家看着們們不通情理了。我時小姐囑咐好了家人。」家人道：「小姐不用囑咐，我們焉能那麼不知好歹？」小姐放心吧，我們決不至說錯了話。說罷到前面把那師徒二人全請了進來。武文龍一見這師徒二人進來，自己的氣便消多了。因爲老和尚慈眉善目，徒弟是俊俏人物，全非常文雅。武文龍把打和尚的心，立刻消了。忙向二人點頭，含笑招呼讓師徒落坐。長老向武文龍道：「施主不要客氣，老僧有禮了。」武文龍道：「在下病腿，不能行動，老師傅不要見怪。」長老向宋旺道：「你見過這位施主。」宋旺向武文龍深深一拜道：「施主，你身體欠安，敝師徒恰巧行至貴寶地，願替施主除災。」武文龍見這位少師傅是俗家打扮，長得文雅異常，自己是十分喜愛他，遂向宋旺道：「你請坐吧。」當時師徒二人落坐，便問起武文龍病的源來。知道武大爺的病起於風寒氣惱，長老這才說